**捕蛇者說-唐.柳宗元**

永州之野產異蛇：黑質而白章，觸草木盡死；以齧人，無禦之者。然得而腊之以為餌，可以已大風、攣踠、鏤癘，去死肌，殺三蟲。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，歲賦其二；募有能捕之者，當其租入。永之人爭奔走焉。

有蔣氏者，專其利三世矣。問之，則曰：「吾祖死於是，吾父死於是，今吾嗣為之十二 年，幾死者數矣。」言之貌若甚戚者。余悲之，且曰：「若毒之乎？余將告於蒞事者，更若役，復若賦，則如何？」蔣氏大慼，汪然出涕，曰：「君將哀而生之乎？則吾斯役之不幸， 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。嚮吾不為斯役，則久已病矣。自吾氏三世居是鄉，積於今六十歲矣 。而鄉鄰之生日蹙，殫其地之出，竭其廬之入。號呼而轉徙，餓渴而頓踣。觸風雨，犯寒暑 ，呼噓毒癘，往往而死者，相藉也。曩與吾祖居者，今其室十無一焉。與吾父居者，今其室 十無二三焉。與吾居十二年者，今其室十無四五焉。非死即徙爾，而吾以捕蛇獨存。悍吏之 來吾鄉，叫囂乎東西，隳突乎南北；譁然而駭者，雖雞狗不得寧焉。吾恂恂而起，視其缶， 而吾蛇尚存，則弛然臥。謹食之，時而獻焉。退而甘食其土之有，以盡吾齒。蓋一歲之犯死 者二焉，其餘則熙熙而樂，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。今雖死乎此，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 ，又安敢毒耶？」

余聞而愈悲，孔子曰：「苛政猛於虎也！」吾嘗疑乎是，今以蔣氏觀之，猶信。嗚呼！ 孰知賦斂之毒，有甚於是蛇者乎！故為之說，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。

***柳宗元，字子厚，河東解縣人，二十一歲那年就考中了進士，才學轟動一時。他也是後來的唐宋八大家之一，他在考中進士之後不久就入朝為官，後來因為跟當權者的理念不合，被貶到永州去擔任司馬。***

***柳宗元所在的時候是唐朝中期，那個時候朝政已經敗壞，官吏貪污、賦稅非常沉重，農民很多都破產了，為了逃避稅捐就棄田而逃。柳宗元在永州親眼看見了這樣民不聊生的情況，於是有感而發的寫了這篇捕蛇者說。***

白話文:

捕蛇者說的故事是這樣的：在永州的山林裡頭，有一種奇異的蛇，黑黑的身體長著白色的花紋，凡是被它碰觸到的草木，草木都要枯死。而被蛇咬到的人更是無藥可 救。不過這麼毒的蛇如果能夠活捉殺了它，將它的肉曬成幹，做成藥丸就可以拿來治麻瘋病，手腳痙攣，脖子腫，毒瘡，除去身上壞死的肌肉，還能夠殺死體內的寄 生虫。所以一開始的時候，太醫就奉皇帝的命令，到永州去收集這種毒蛇，每年要收集兩次，後來還公開招募能夠去捕毒蛇的人，可以用蛇來抵賦稅，結果一時之間 所有永州的人爭先恐後加入捕蛇的行列。

在 永州的鄉間，有一戶姓蔣的人家，擔任捕蛇的這個工作已經三代了，同時他們也享有免繳賦稅的好處。有一回柳宗元遇見了姓蔣的第三代，他就問這個蔣先生，對這 一份捕蛇的工作有什麼感想。這位姓蔣的人很憂傷的對柳宗元說，我的祖父就死在捕蛇這件事上，我的父親也是因為捕蛇而死，我繼承這份工作十二年了，好幾回也 差點送了性命。柳宗元一聽，非常熱情，非常熱心的說，這樣好不好，你看起來很討厭這份工作，我幫你去跟主管的官吏求情，免了你這份危險的差事，恢復你的賦稅，你看怎麼樣。沒想到這位蔣姓人家一聽，馬上淚眼汪汪的說，大人，您是可憐我希望我多活幾年吧?問題是，我如果不幹捕蛇的差事而恢復賦稅那才真是大不幸 啊。我們家三代住在這裡，已經六十年的時間了。這六十年裡頭，跟我們熟識的鄰居，不是死了，就是被迫搬遷。他們在很重的賦稅逼迫下，田裡的收成都交出去了 還不打緊，家裡的積蓄也空了，最後只有含淚遷離這裡。問題是飢寒交迫下，他們常常死在路上，屍體交疊遍野，我要是不幹捕蛇這工作，遲早跟他們一樣。您不知道那些窮凶惡極的收稅官吏，吵吵嚷嚷鬧到咱們鄉間，不是只有百姓害怕，連雞犬都不得安寧，而我只要小心翼翼的到裝蛇的瓦罐那兒打開蓋子一看，蛇還好端端的 在裡頭，我就可以好好的睡覺。我只管一天照三餐好好的餵養這個毒蛇，到時候獻給朝廷，我就可以享用自己田裡的收成，安度天年。就這樣一年不過冒兩次生命危 險，比起我那些被賦稅逼死的鄰居，可要幸福多了。就算有一天我真的被毒蛇咬死了，也已經比我的鄰居安安穩穩的多活了好幾年了，我哪還敢討厭捕蛇這份工作 啊。

柳宗元聽了這番話，心裡真是感慨萬千，也因此他終於了解到孔子所說的“苛政猛於虎也”。可不是嗎?朝廷對百姓的橫徵暴斂，比毒蛇還要毒啊。這時候在朝廷當官的人，如果還不知道重德，那就真的要徹底的失了民心，亡了天下了。